

## 臺灣無性戀於華人文化現身處境之探討

李亭萱

### 摘要

臺灣主權獨立、學術自由、性別意識先進，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然而臺灣又於華人文化下是一特殊的存在，包括傳承孝道，以關係取向為前提，視個人需求為次要，以追求社會和諧氛圍，無性戀 (asexual) 是獨立於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之外的第四個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於華人文化下並不被看見或理解，本文提出兩個觀點：其一為臺灣無性戀者於華人文化現身 (coming out) 處境，必須同時關注「生理性別」與「浪漫愛」之性腳本，包含男性與女性性腳本呈現二元對立，不同性傾向性腳本有其特殊性，都會影響無性戀的現身處境；其二是「不為人知」成為無性戀者現身之困境，如汙名與性騷擾。最後，本文對於諮商專業與性別平等推動建議如下：(1) 認識無性戀：知其然，知其所以然；(2) 了解華人文化在不同性傾向性腳本之作用力；(3) 反思個人性價值觀與承接性議題之能力；(4) 強烈建議將「認識無性戀」列入國、高中性別平等與性教育教材；(5) 提升諮商專業人員為性少數群體倡導之能力；(6) 呼籲積極投入學術研究，更進一步探究無性戀之未知。

**關鍵詞：**出櫃、身分認同、現身、華人文化、無性戀

李亭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通訊作者: lee\_ting\_hsuan@yahoo.com.tw)



## 壹、前言

家庭一直是華人社會中最重要組織單位，無性戀在華人文化下並不被看見或理解，多數人甚至對「無性戀」這三個字都沒有聽過，不知道其是一種性傾向。然而，無性戀到底是甚麼呢？

無性戀被視為獨立於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之外第四類性傾向，維基百科（Wikipedia）網頁上原先僅列出 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代表多元性別社群，於 2010 年之後開始將網頁內容調整為 LGBTQIA 作為一個更廣泛、更有包容性的縮寫，增加的字母為：Q 代表「性身份疑惑者，或酷兒（queer）」；I 是「雙性人（intersex）」；A 則代表「盟友（ally）」或「無性戀」。無性戀是多元性別的性少數，佔全球人數的 1%（Bogaert, 2004），除了縮寫代號不一定每個人都知道外，相關研究也相當有限，社會對無性戀的了解並不多，有積極深入了解之必要性。

在充斥著異性戀的社會，多篇文獻皆共同闡述了非異性戀者於華人文化下的處境及其與「家庭」的連結甚深，說明同志現身，最大的障礙並不是宗教、工作或朋友，而是家庭（胡郁盈，2017；梁天麗等人，2016；畢恆達，2003），這是華人文化與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同。西方國家的同志常因其所信仰的「宗教」而產生自我認同與現身的衝突，一神信仰視同性戀為原罪的戒律讓同志難以生存。華人文化受到儒釋道之思想，涵容多元，兼容並蓄，文化中強調中庸和諧、孝順，重視集體、家族、關係、角色分工，因而家庭是華人非異性戀者現身之主要考量因素。同志個體常以華人社會和諧氛圍為目標，將個人需求視為次要，不論是思考與行動上皆以「關係取向」為前提而有所牽制與權衡。

由於目前無性戀的資訊過於單薄，華人無性戀者往往在不清楚「這是一種性傾向」的狀況下，盲目地配合家族、集體的和諧而選擇過著與一般人一樣的生活卻感到渾噩，亦可能在身分認同前後歷程困擾甚多卻無人可討論的處境。那麼，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華人無性戀者將何去何從呢？是否能夠選擇一個理想的生活狀態？尤其是身處華人文化獨樹一格的臺灣，更值得深度了解與積極探索。

臺灣主權獨立，具備民主法治精神，性別思潮進步，學術自由，尤其 2019 年通過了《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之後，保障相同性別的二人得以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辦理結婚登記，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是華人 LGBTQIA 社群的先驅。臺灣的同志運動模仿歐美社運路線，以政治身分方式現身爭取最大的能見度（朱偉誠，1998），集體式的現身取代了曖曖內含光的「含蓄政治」（politics of reticence），隱晦不說破，是華人同志以和諧為目的的現身手段（胡郁盈，2017），臺灣浸潤於這兩者之間。研究發現，華人同志常以表面順應，配合家族榮辱的方式，達到和諧，但私下真實生活，卻是另外一種樣貌，學者稱其為「雙重生活」（double life），以爭取自在的生活空間（畢恆達，2003）。上述狀態與在積極獲取平權的現代，質疑性別的壓迫會造成個體身心發展危機而積極參與社會倡議，是不同的兩個共存但矛盾現象，



這亦是本文欲積極回答與整理之問題與目的，期望能藉由過去非異性戀相關文獻、以及相關的無性戀論壇對話內容，整理出臺灣無性戀者於華人文化下之現身處境。

另外，筆者認為自身處在的諮商領域，雖與其他領域相比之下是相對性別友善的專業，也有越來越多心理師或助人工作者積極參與社會倡議。但即便如此，在學術研究匱乏，實務經驗不足的情況下，若是治療師對無性戀毫無認識，則可能走上過去矯正同志迴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的老路，視無性戀為一類疾病，重演改變性傾向的憾事。在當事人來談主訴沒有性慾、低性慾，或是不願意發生性行為時，過去治療師可能視其困擾為社會建構而成的現象，將「性」與「社會文化」視為高度相關，協助當事人澄清與解構社會文化所給予個體的性價值；或是以病理化的角度視之，這樣的諮商目標除了徒勞無功之外，很有可能造成無性戀者自身發展混亂與困頓，在諮商的過程中造成二度傷害，加劇了無性戀者所受到的汙名。因此，建構與理解無性戀的知識，以提升多元性別之專業敏感度，是諮商專業刻不容緩的任務。

## 貳、無性戀之理論與研究

### 一、無性戀概念的建構，最初是以網路社群開始

「無性戀」一詞最早是由美國大學生 David Jay 於 2001 年成立的 AVEN (The 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 (AVEN 繁體中文版，無日期) 提出，AVEN 現在是國際間公認以無性戀為主體的網路社群平台。剛開始它只是 David Jay 個人網站中的一小部分，但由於無性戀的概念逐漸被關注，AVEN 遂成為以無性戀為主體的網站，在國際間廣泛地被討論交流。在此，無性戀被視為獨立於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之外的第四個性傾向。

多數使用英文的無性戀者自陳是因為認識了 AVEN 之後才開始探索自身性傾向 (Brotto et al., 2010)。臺灣開始討論無性戀的時間較晚，即使如此，臺灣無性戀者還是耗費精神去了解艱澀的英文資訊，了解無性戀，在得知其為一種性傾向時，會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王泓亮, 2014)，可見無性戀者自身對於「性慾」與一般人不同，可能持續困惑了一段時間，苦於沒有更確切的解釋。

AVEN 的繁體中文版沒有記載確切的創立時間，網頁上僅註明於 2006 年沒落，直到 2014 年又重起網頁，這中間的歷程並沒有人知悉。無性戀群體於臺灣真正活絡是近幾年的事，2013 年成立 Facebook「台灣無性戀小組」(Taiwan Asexual Group) 粉絲專頁；2016 年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電子布告欄系統「Asexual 版」正式開版，無性戀的能見度開始大大提升，有多篇的文章與回應，討論熱度較高，社群裡面暱稱無性戀為小 A、Ace 等，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平台 Dcard 於 2017 年在彩虹版開始有了第一篇討論無性戀的文章，這也表示青少年族群漸漸關注無性戀的各種議題，於網路上進行分享與討論，在這些網路平台上能夠得知許多同志運動、性別平等講座活動等，2019 年臺灣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9) 的前後，無性戀族群更是自成隊伍參與



其中，為平權發聲，可謂是一種集體式的現身。截至目前為止，臺灣的無性戀社群是以 Facebook 和 BBS「Asexual 版」的平台關注人數最多，持續辦理講座活動，倡議宣導，論壇內的討論度與篇幅增加數量最為穩定。

目前各個論壇對無性戀定義有其基本共識，皆為 AVEN 網頁上描述的：「無性戀者是一個人不感受性吸引。這是一個性傾向，不是自己的選擇（性禁慾）。無性戀者對於性、戀愛、和性慾皆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無性戀社群和一般人一樣是非常多元的。不比一般人好，也不比一般人差，他們只是不感受性吸引。」重要的是：多篇文獻共同指出 AVEN 是大部分無性戀者身分認同的重要關鍵，重啟人生的開始（王泓亮，2014；Brotto et al., 2010；Carrigan, 2011；Foster et al., 2019；Prause & Graham, 2007；Scherrer, 2008）。換言之，無性戀者將「認識這是一個性傾向」視為身分認同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無性戀者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隱約覺得哪裡奇怪，但並未真正的去探索，可見「無性戀社群」和「無性戀相關資訊」對於無性戀者的身分認同相當重要。

## 二、學術研究從疾病到身分，再從關注性慾到兼論情感

過去無性戀被認為是一種疾病和障礙。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2013/2014）DSM-5 分類「性疾患及性別認同疾患（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討論性反應週期的第一階段性興奮期，常以「302.71 低性慾疾患（hypoactive sexual desire disorder）」與「302.79 性嫌惡疾患（sexual aversion disorder）」判斷個體是否為無性戀者，而其標準在前者為「持續或再發的性幻想及性活動慾望不足（或缺乏）。由臨床工作者考慮各種影響性功能因素（如年齡及患者的生活背景脈絡）之後，才做此不足或缺乏的判定；後者則為「對於與性伴侶在性器方面的所有（或幾乎所有）交媾接觸皆一再地感到極度厭惡並百般迴避」。

無性戀的研究相當匱乏，就筆者於 PsycARTICLES 心理學全文資料庫（EBSCO）搜尋 asexual 或 asexuality，以及文獻找文獻的方式搜尋無性戀相關論文，大約有 12 篇。時間最早的一篇是學者 Bogaert（2004）以人口普查方法調查約 18,000 英國居民，以「不感受到他人性吸引」的概念討論無性戀，推測無性戀人口數佔總人口數比例的 1%，並描述出無性戀的各項特徵，包括性別、教育、宗教、身體健康等；Prause 和 Graham（2007）欲了解無性戀的分類與表徵，採用「性慾調查量表（Sexual Desire Inventory）」、「性壓抑及性興奮（Sexual Inhibition and Sexual Excitation Scales）量表」以及「開放式的無性戀自陳量表」等研究工具，以低性慾標準預測無性戀者自我認同。

初期的兩項研究雖然已經有意識地探討無性戀是一種性傾向的概念，但並未脫離病理化的假設（Bogaert, 2004；Prause & Graham, 2007），直到 Scherrer（2008）招募 102 位無性戀者以質性研究訪談內容，理解無性戀者如何走向身分認同，與了解其生活經驗；以及 Hinderliter（2009）提出以現有的取樣與方法測得低性慾受訪者，會陷入「評價低性慾」和「無法測得無性戀真實狀態」的危機。學者們開始針對無性戀的研究方法進行討論與調整，試圖以 AVEN 相關社群招募受訪者，招募無性戀身分認同者或是自陳具備無性戀特徵者為研究對象，以質量化並





重的方式理解無性戀 (Brotto et al., 2010), 不僅從數據上瞭解無性戀的身心健康, 這些無性戀的訪談內容更是學術研究上去汙名的第一步, 對於未來無性戀者的本質與生活經驗, 提供真實完整的樣貌。

除此之外, 學者們從剛開始僅關注無性戀生理層次的「性慾」, 擴展到了了解無性戀的「情感」, 發現無性戀社群會細緻地談論自己的性與愛, 並且發現他們常常將兩者分開論述。尤其是 Carrigan (2011) 具體地將無性戀的身分認同形容成一個大傘, 在大傘之下必須以兩個向度觀之: 「性吸引力 (sex)」和「浪漫愛吸引力 (romance)」, 這些分類特徵之下都成為無性戀身分認同的範疇, 研究中更整理了分類的表格, 從對性的正向感受、中性感受、負向感受到抗性, 以及對浪漫愛吸引力的對象, 分為異性愛 (heteroromantic)、同性愛 (homoromantic)、雙性愛 (biromantic) 和泛性愛 (panromantic), 開啓了學界對無性戀的進一步認識。而 Cowan 和 LeBlanc (2018) 則提出, 要了解無性戀者的感情, 必須以動態的方式來描述他們的感受和情緒, 他們從光譜與流動式的角度切入, 讓人們更能夠理解無性戀的本質。更確切地說: 多篇文獻發現無性戀者會將「性」與「愛」分開描述, 相關研究不能單純只關注性吸引力的部分, 還需要更積極了解許多心理狀態的變化 (王泓亮, 2014; Brotto et al., 2010; Carrigan, 2011; Cowan & LeBlanc, 2018; Scherrer, 2008)。對於「有浪漫愛無性戀 (romantic asexual, 社群內簡稱 RA)」和「無浪漫愛無性戀 (aromantic asexual, 社群內簡稱 AA)」更是有細緻的區分, 譬如有浪漫愛無性戀期待的關係是伴侶和情人, 但無浪漫愛無性戀傾向的理想關係是知己和朋友 (王泓亮, 2014; Carrigan, 2011; Scherrer, 2008)。換句話說, 無性戀者極少或從未感受過性吸引力, 但是仍然可能感受到浪漫愛吸引力, 或是基於各自的審美標準而受到吸引; 只是對浪漫愛無性戀者而言, 覺得這個人美, 無法連結到想和這個人發生性關係。總之, 無性戀者之間的異質性高, 他們的性愛與情感是多元複雜的。

關於國內的無性戀研究僅有一篇, 是高雄醫學大學性別所的碩士學位論文: 「無性之愛: 性化社會下的無性戀經驗」, 以「認識論社群」(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 概念, 策略性地定義出無性戀主體, 並以經驗描述句增加擁有相關經驗但並未建立認同的潛在主體, 探究其生命經驗, 進行敘說分析, 批判二元對立的性壓迫。而, 論文研究者王泓亮於口試答辯過程中, 曾經思考成令方教授建議的: 將 asexual 翻譯成「非性戀」, 以避免「無性」二字讓人直接聯想到「完全沒有性/慾」因而招致誤解。不過, 王泓亮最後還是採用「無性戀」一詞, 他在論文的第一頁註解: 考量國內社群已習慣採用「無性戀」的稱呼, 且尊重受訪者皆以認同無性戀為其身分為依歸, 最後還是以無性戀為主體稱呼 (王泓亮, 2014)。由此可見, 無性戀主體的知識於國內正在建構的初步階段, 國內對無性戀主體性的重視與投入極少, 要想挑戰完全用性吸引來思考性傾向的傳統概念, 仍迫切需要更多論述與研究加以闡述。這份首篇本土研究提供了臺灣華人文化脈絡的特殊性, 是本土無性戀研究發展的先鋒, 期待後續有更多文獻來翻轉國人與實務工作者的觀念。



### 三、無性戀作為一種身分，探究向度從「個人層次」到「關係互動」

探究無性戀作為一種身分，是生理驅動心理，還是心理驅動生理，抑或是社會文化扮演怎麼樣的中介現象，迄今仍是撲朔迷離。值得關注的是：學界逐漸從關注無性戀「個體因素」延伸擴大至「個體與各個關係互動」層面，從大規模的量化研究，測量無性戀與各個變項的關係，到運用質性研究典範，試圖理解無性戀作為一種身分其心理健康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生活世界與各個次系統互動狀態。以下筆者以「探究面向」作為分類項目梳理國內外現有的 12 篇文獻，包含個體因素、個體因素與關係互動層次、無性戀之生活經驗與其它，包含探討研究方法與量表編製，以表 1 的方式呈現：

首先，學者們探究無性戀個體與各個變項的關係，Bogaert (2004) 探究無性戀的調查是女性多於男性、年齡較高、婚姻狀況很有可能是單身、有高度宗教信仰、身材較為矮小、健康狀況差、教育程度低，以及社經地位低；然而 Prause 和 Graham (2007) 幾乎推翻 Bogaert 的調查，認為並沒有足夠證據顯示性別與無性戀的關係，但說明有可能是研究參與者年紀比較輕的原因；無性戀者也並非單身，因為有 44% 的受訪者處於長期的同居和婚姻關係；對於教育程度較低這個向度，也發現與其他非無性戀者相比，大部分的無性戀受訪者皆完成至少一個大學學歷，而且這趨勢不因年齡而有差異。

接著，學界開始反思對於性傾向的定義，該詞原本指個體對於不同的性別產生了持久的情感、喜愛、或是性吸引的現象，但學者開始思考「是否將情感和性吸引」擺放在一起，討論 sex/gender 和 sexual orientation 的關係。Scherrer (2008) 表示，過去「性傾向」的意思是以「生理性別」和「性吸引」做為一種選擇，好比異性戀就是以不同生理性別的兩個人的性吸引，同性戀是相同生理性別的兩個人的性吸引，而無性戀則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不須侷限於「生理性別」作為關係取向的一種選擇，如酷兒、雙性人等，不須在生理性別之中作一種選擇，就能定義自己性傾向，這與過去關於泛性戀「被另一個個體吸引，並且不會因對方的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而產生隔閡」的概念是相似的。

另外，無性戀也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不以「情慾」或是「性吸引」作為性傾向的一個指標，尤指「性行為」。有些無性戀期待的感情就如同知己一般；有些無性戀期待有浪漫愛的關係，卻不期望有性關係；當然，也有無性戀者，是以「生理性別」作為感情吸引對象的中心位置，譬如異性愛無性戀、同性愛無性戀、雙性愛無性戀等，為「有浪漫愛無性戀」。換句話說，性傾向不再僅是單一以生理性別作為一種選擇的身分，也不是以性吸引作為區辨，而是要將性與愛分開思考，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



表 1

## 國內外無性戀相關文獻整理

探究面向	研究主題	研究目的與結果
個體因素	Bogaert (2004) 無性戀: 國家概率樣本中的患病率及相關因素	以「人口普查」的方式關注無性戀與各個因素的關係, 包括性別、宗教信仰、身材外觀、教育程度、社經地位以及健康狀況等。
	Bogaert (2006) 對無性戀的概念理解	以「文獻回顧」的方式關注無性戀的低性慾與病理化醫療史, 認為無性戀應被視為一種性傾向, 不應該被描述成爲疾病或是健康受損。
	Bogaert (2015) 無性戀: 這是什麼以及爲什麼它重要	以「文獻回顧」的方式討論無性戀與相關現象, 尤其是針對無性戀的定義與概念, 探討生物學與歷史脈絡、身分議題、與其它性少數的差異相互比對, 以及歧視的議題。
個體因素與關係互動層次	Prause 和 Graham (2007) 無性戀: 分類和特徵	以「描述性統計與迴歸分析」方式, 關注無性戀與年齡、性別、交往伴侶人數、自慰的頻率、性慾、教育程度的關係; 再以「質性研究分析」方式, 關注無性戀生活經驗, 包含心理狀態、面對伴侶發生性行爲以及關注無性現象。
	Brotto 等人 (2010) 無性戀: 一個混合方法取向	分爲兩個子研究: 研究 1 以「量化研究」的方式瞭解 187 位 AVEN 社群無性戀其關係特徵、近期的性行爲, 性困擾、心理病理學、人際交往能力等。研究 2 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邀請研究 1 中 15 名無性戀研究參與者, 透過電話訪談理解無性戀者在個人性反應和性行爲方面, 以及關係互動中與伴侶進行性協商的經驗。
關注無性戀的生活經驗	Scherrer (2008) 走向無性戀身分認同: 協商身分、協商慾望	以「質性研究」的方式訪談 102 名無性戀身分認同者, 理解無性戀生活經驗, 研究結果與討論包含: 性存在的意義、無性戀的本質, 以及浪漫愛三個向度。
	Carrigan (2011) 生活會比性重要嗎? 無性戀中的同質性與異質性	以半結構式的訪談、線上問卷調查, 和無性戀社群網絡的對話, 使用「現象學視框」關注無性戀生活經驗, 以及社群與其之關係。
	王泓亮 (2014) 無性之愛: 性化社會下的無性戀經驗	以「敘說分析」的方式, 理解無性戀生活經驗、難以言說的處境, 以及需要透過性協商進行微型抵抗。
	Cowan 和 LeBlanc (2018) 動態描述下的情感: 無性戀光譜和新的存在方式	以「文獻回顧」的方式, 使用三個不同理論去了解無性戀, (1) 科學不變分類取向; (2) 動態唯名論; (3) 動態描述下的感覺, 提供人們以身分認同光譜與對性的流動性去了解無性戀性取向。
	Foster 等人 (2019) 拒絕個體主體性: 有色無性戀女性的身分建構	以「質性研究」的方式了解無性戀、種族、女性三種因素交疊之下的身分認同與發展, 延伸出六個主題, 包含歸屬的程度、身分認同發展歷程、能見度、汙名、身分上的交疊, 以及個人的連結。
其他: 研究方法與量表編製	Hinderliter (2009) 無性戀研究的方法論議題 Yule 等人 (2015) 一種測量沒有性吸引力的有效方法: 無性戀身分認同量表	根據研究者接觸無性戀社群的經驗來討論操作性定義、取樣問題和現有儀器的侷限性。 編製無性戀身分認同量表 (Asexuality Identification Scale, AIS)。一共 12 題的問卷, 是一種用於評估無性戀身分的自陳量表。





目前，學界開始關注無性戀與身邊各個關係的互動模式，包含同儕次系統、伴侶次系統、社群網絡等。典型的關係互動狀態可以從 Carrigan (2011) 探究的無性戀年輕的時候開始談起，因為對性沒有特別的興趣而對同儕有想像偏見，認為同儕們佯裝扮演有性吸引的酷孩子 (cool kids)，讓無性戀對同儕產生某種心理隔閡；等到無性戀年紀再大一些，面對同儕關於親密關係的詢問，會以「我只是還沒有找到適合的伴侶」或是「我目前正在進修並不適合談感情」的理由回應，這導致無性戀與朋友們或是他者漸行漸遠，或是對感情狀態避而不談；再加上有部分無性戀即使進入親密關係，在與伴侶發生性行為時有高度的困擾，這也會讓無性戀的感情生活無法維持。不僅國外研究如此，國內學者王泓亮 (2014) 的研究有相似的結果：認為無性戀在來回身分認同的歷程中，會以「階段論」解釋自己的狀態，有部分的人會以「我是學生不適合談戀愛」、「我在上班所以沒有性慾是正常的」，或是已經進入伴侶關係的無性戀以「第一次性行為只是剛好沒感覺，下一次就會好轉了」等等的方式安頓自己。這個歷程中，常常感受到與同儕次系統格格不入，以及與伴侶發生性行為時會有「靈魂出竅」的感覺，常以被動的方式回應伴侶的性邀約，有些無性戀選擇配合演出，而部分無性戀因此選擇分手。一般伴侶雖然也會遇到性慾頻率的困擾而需要協商，但無性戀天生如此，有浪漫愛無性戀的性協商是必經之路，也常常是無性戀社群反覆討論的議題。

Scherrer (2008) 指出無性戀社群是以「天生缺乏性慾或是感受不到性吸引」來詮釋無性經驗，則能挑戰自然化性慾的主流價值觀，這跟過去同志運動曾使用「性傾向是天生的，而非後天選擇的」，挑戰以異性戀為情慾主體的主流價值觀是一樣的。身分認同穩定的無性戀常是以「本質論」來描述自己，並不因為各個生涯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性慾望，也不因為親密關係時間軸的向度而降低慾望。舉例來說，無性戀與「青少年時期性慾望強烈，但老年階段便逐漸降低性慾」是不一樣的；或是在伴侶發展歷程裡，隨著時間軸出現「婚前有性，婚後無性」的狀態也大大不同。無性戀強調的本質論，性傾向是天生的，常常使其在進入關係之前就考量低性慾的狀態會影響伴侶關係而導致關係停滯不前。筆者引述 BBS「Asexual 版」一段無性戀的自白作為解釋，篇名是「好寂寞喔」。

好寂寞喔，我是寂寞的 RA，想問大家如何排解寂寞，尤其是朋友都不在身邊時，喜歡的人也因為身分關係我不太敢亂衝，同時也覺得身為 Ace 好像沒有權力可以去愛人與被愛，沒辦法給予相對的幸福，以至於不敢亂來，只是想抒發。

文章中的自白闡述了無性戀與時間軸上的生理機制是不同的。由此可見，無性戀的理想生活世界，可能會因為同儕次系統的歸屬議題、伴侶次系統的性協商、以及社會污名等議題造成困擾。

#### 四、小結：借鑑同性戀發展脈絡，反思臺灣無性戀生活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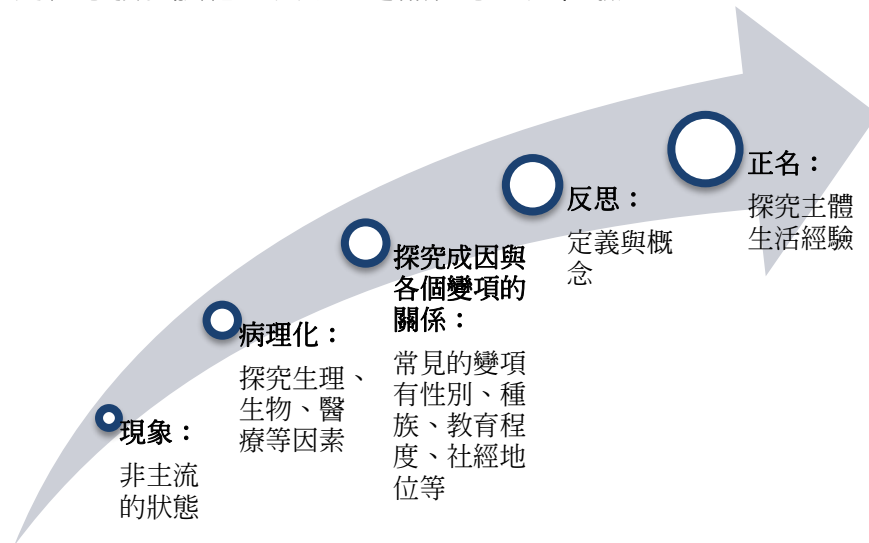
無性戀的發展脈絡相似於過去任何性傾向的發展 (Scherrer, 2008)，至少有五個循序漸進的階段：「現象→病理化→探究成因與各個變項關係→反思定義與概念→探究其生活經驗」，就以同性戀族群來說，剛開始同志族群是以網路社群





為基礎交流，擁有習慣的安全空間與互動方式，引發生理、生物、醫療界的關注，初始階段常以病理化的思考模式理解，認為其為一種疾病，直到越來越多的研究，探究同志與其他個人因素的關係，試圖達成某種預測性，發現同性戀不能以疾病定義，並且開始反思異性戀為單一性傾向之架構的正當性。逐漸地，以同性戀為主體探究其生活經驗，關注其與異性戀相似與相異之處，以及與生活周遭次系統的互動模式，是否可以達成一個理想狀態。

圖 1  
借鑑同性戀發展脈絡，反思臺灣無性戀生活經驗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Scherrer (2008)

性傾向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華人的家庭成員間互動關係緊密，彼此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t)、牽連，並不是單純的個體自我成長故事，而是一個系統中相互影響的交織歷程 (李佩雯，2018)。根據華人文化中的「雙元自主性模型 (dual autonomy model)」闡述個體在處理與自我相關的事務時，為了因應外在的壓力，在追求個體化獨立與追求關係和諧之間取得平衡的同時又能展現個人自由意志，這不僅能夠共存於一個個體身上，也可以在個人以及其人際的不同面向中發揮 (吳志文、葉光輝，2011)。

許詩淇與葉光輝 (2019) 回顧華人人際及群際關係主題研究發現：(1) 關係的類型及其互動：包含「親疏遠近：名分 v.s. 交往」、「尊尊法則」與「關係轉換與發展」主題；(2) 文化特有的人際心理：如面子、緣、忍、中庸等，不但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也具備調節衝突與身心適應功能，是當代華人適應現代社會的重要文化心理機制；(3) 特定的人際關係：華人關係中最具文化特殊性的「親子關係」中，孝道扮演重要角色。

臺灣無性戀與各個次系統的互動關係，影響著個體身分認同與現身處境，筆者以「現身」為主軸探討，是由於研究發現同志在自我認同和現身的處境上，皆不是一步到位，現身是一個動態、連續性，不知何時停止的過程 (黃玲蘭，2005)。每一次的現身抉擇與經驗都對性少數的自我認同歷程有著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在



「現身」後，華人非異性戀族群皆必須面對家人是否願意肯認、理解、甚至接受自己的身分，這是一個來回不斷協商的歷程，幾乎難以一次完成（李佩雯，2018）。

### 參、臺灣無性戀於華人文化現身之處境

無性戀群體內異質性高，除了在性慾上有差異，個體在「浪漫愛吸引力」程度強弱之間流動亦有不同，一個概括性的分類是「有浪漫愛無性戀」和「無浪漫愛無性戀」，在無性戀社群裡分別自稱 RA 和 AA，兩者在現身處境上有些許差異。

無浪漫愛無性戀對於關係的型態是知己關係，並沒有特別想與他者建立親密關係，常會以「獨身」的狀態呈現。獨身與無性戀有本質上的差異，前者是「基於某些理由而沒有性行為（not having sex for some reason）」，後者是「感受不到性吸引力，可能有或沒有性行為（not having sexual attraction, may or may not have sex）」（Asexualityarchive，無日期），而當代對於選擇獨身，不結婚或不生小孩的接納程度越來越高，無浪漫愛無性戀期待的知己關係，不影響任何次系統，相對於有浪漫愛無性戀的現身壓力相對較低。

然而，有浪漫愛無性戀對關係的期待是情人的關係，戀愛對象包含異性愛、同性愛、雙性愛、泛性愛等（Carrigan, 2011）。針對無性戀現身處境筆者提出二個觀點：其一為臺灣無性戀現身處境須同時關注「生理性別」與「浪漫愛」之性腳本，其二則為「不為人知」成為無性戀現身之困境：汙名與性騷擾，以下分點論述之。

#### 一、臺灣無性戀現身處境須同時關注「生理性別」與「浪漫愛」之性腳本

##### （一）異性戀男性與女性性腳本大相逕庭，「生理性別」影響現身處境

Simon 與 Gagnon（1984）提出性腳本是由文化場景、心理內化腳本、人際腳本，相互影響而成的，涵蓋了社會學和心理學兩個向度，說明人的性行為會受文化脈絡與心理層次而有固定的反應。王向華、邱愷欣（2015）在《當日本 A 片遇上華人慾望：性別、性相、色情品的文化理論》一書中提到「性別（gender）與性（sex）都是由文化建構的」，在考察臺灣人性腳本時發現，男性與女性的腳本呈現二元對立：臺灣男性性腳本是生物性的、必須的、動物性；臺灣女性性腳本則是心靈的、非必須的、人類文化的。李銀河（2003）認為華人男性於性腳本必須是主動積極有侵略性的，若是對性不感興趣反而容易被質疑，被視為是古代閹割的宦官、太監，隱晦有無能之感；華人女性的性腳本反而視性慾為忠貞的絆腳石，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在性上表現的無知純潔是被鼓勵的，女性主動表達情慾可能被視為蕩婦、淫穢。這樣的二元分化的性腳本可顯見「性別」對無性戀的現身是至關重要的。

多數無性戀研究「性別」比例常是女性多於男性的狀態，似乎女性現身是較為容易的，或許是生理上造成的因素，但即便是生理上造成無性戀女性較多的情況，這也要無性戀女性有現身的意願才可獲得比例懸殊的數據。換個角度思考，



也可能生理因素讓無性戀男性比例較少，再加上社會文化對男性之性腳本的想像，造成無性戀男性現身的意願更低。Bogaert (2004) 的研究發現「不感受到性吸引」的女性多於男性；Carrigan (2011) 雖然沒有特別標註受訪者的生理性別，但能發現結果討論中的逐字稿引用女性為多；Foster 等人 (2019) 的實徵研究，以 11 位無性戀女性為關注對象，並發現受訪者身分認同的經驗常以「社會文化如何看待一個女性」作為基礎連結。另外，兩份大數據的實證研究也發現無性戀者的性別比例，女性占總受試者比例高達 70% 以上。這相對地會讓人思，考無性戀的女性可能本身就為多數，也可能因為現身處境相對較友善，造就比例變得更高。

表 2  
無性戀性別比例，女性占比的七成以上

	男性	女性	其他	總數	女性占總研究參與者比例
Scherrer (2008)	18	75	9	102	73%
Brotto et al. (2010)	53	133	0	186	71%

另外，Foster 等人 (2019) 研究團隊以「種族、性別、無性戀」三種因素交疊分析無性戀如何認同與現身，發現其中一位臺灣籍亞裔女性，自我認同為異性愛無性戀 (heteroromantic asexual)，其於受訪中提到，無性戀現身於亞洲國家的處境「並非」特別艱困，尤其是對於女性無性是可以被接受的，她表示身為女性真正困擾的是亞洲女性需要真正的順從或是像「龍女」一般 (原文是 I am kinda bothered by how Asian women are supposed to be either really submissive or like a 'dragon lady'.)，而文句中「龍女」意指佛道教信仰中觀世音菩薩身邊伶俐聰慧的善女為童子之身，便可獲得神佛重視，呼應華人文化女性對於「忠貞」是相當重視的，某個程度上是鼓勵無性可以具備特別的能力；華人經典古籍與小說中也多能窺見保持童貞具備某種特殊能力，以及貞節牌坊歌頌女子守寡無性之美德，演變為女性表現出對性的純真或一無所知，獲得品格高尚的評價與表揚 (李銀河，2003)。

雖然目前尚未出現以華人性議題為主體的研究，但張思嘉等人 (2018) 在當代華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義務的研究中，編製了「夫妻角色義務量表」，其中的親密關係向度有「不問妻子意願，丈夫要求妻子行房」之題項，卻沒有相對應的反向題，反應出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差異，認為男性對於性是主動積極的，不需要尊重女性，女性是被動的，不會主動要求發生性。換句話說，這也顯示男性在「行房」上比較積極主動，被高度期待需要尊重女性，而女性並非如此，這也呼應了前述男性性腳本是生物性的、必須的、動物性。然而，華人女性面對男性伴侶時，在親密關係中是否現身的兩難，一方面過去華人女性遇到衝突時，往往是以忍耐克己、大事化小、迂迴繞道等方式面對，文化特有的人際心理「忍耐」與「中庸」，是社會期待女性具備的德行 (利翠珊，1995；許詩淇、葉光輝，2019)。另一方面，隱忍的結果往往造成夫妻之間僅剩「行房」的義務與責任，對於真實情感的



流動反而不見得是加分的，再加上與真實的自己悖離，造成女性的挫敗與傷害。

## (二) 對應不同「性傾向」之不同「浪漫愛對象」，其現身處境涉及對應性傾向現身處境與其性腳本之特殊性

由於無性戀對於性傾向的解釋是將「性慾」與「浪漫愛」分開描述。在這裡有必要先談「性傾向」與「浪漫愛／浪漫傾向 (romantic orientation)」的異同，以利後續討論。

首先，「性傾向」在無性戀被定義之前，指個體對他者產生持久情感和性吸引的現象，包含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等；而「浪漫愛／浪漫傾向」則是無性戀被定義之後，指個體對他者產生情感、愛情或浪漫關係的現象，包含浪漫吸引力的強弱程度，以及對象的歸類，如異性愛、同性愛、雙性愛、泛性愛等。兩者最大的差異是前者包含了情感與性吸引，後者並不考慮性吸引。然而，romantic orientation 在無性戀社群裡常用的翻譯詞是「浪漫傾向」，指的是無性戀浪漫愛的對象，不論是 BBS「Asexual 版」還是 Facebook「臺灣無性戀小組 Taiwan Asexual Group」粉絲專頁，都有網友自陳「異性浪漫傾向無性戀」或「同性浪漫傾向無性戀」等，但由於中文的「傾向」又容易與原本認知到的關注性吸引的「性傾向」容易有混淆的情況，唯一一篇繁體中文研究中，其實不談「浪漫傾向」而談「浪漫愛」，以避免「傾向」造成的翻譯上的混淆 (王泓亮, 2014)，筆者也以同樣概念承襲避免誤導故將之譯為「浪漫愛」。浪漫愛對象與性傾向分類有相對應的部分：異性愛 v.s. 異性戀、同性愛 v.s. 同性戀、雙性愛 v.s. 雙性戀、泛性愛 v.s. 泛性戀，而過去本土研究針對不同的性傾向有其獨特的性腳本，以及對於在華人文化中現身處境有多元的描述，再加上臺灣已經通過同性婚姻，本土非異性戀研究也開始針對親密關係的互動多了家庭的圖像，這都可能會影響臺灣無性戀於華人文化現身的處境，除了泛性愛 v.s. 泛性戀沒有相關文化可提供性腳本之外，筆者繪製以性別為 x 軸、浪漫愛為 y 軸之圖示，以圖 2 呈現臺灣無性戀者現身處境須同時關注「生理性別」與「浪漫愛」之組合的概念。

無性戀的現身處境會因為「相對應的性傾向的性腳本」而不同。無性戀雖然是獨立出來的第四個性傾向，但他們可能會被他人期待成前三個性傾向 (異性愛無性戀可能被期待成為異性戀、雙性愛無性戀可能被期待成為雙性戀、同性愛無性戀可能被期待成為同性戀)，他們的浪漫愛對象也有可能是前三個性傾向，因此無性戀的現身過程往往需要翻轉浪漫愛對象或他人的性傾向定義。就圖 2 來看，關於異性愛女性和男性無性戀需要面對與翻轉的異性戀之「生理性別」性腳本，上文「(一) 異性戀男性與女性性腳本大相逕庭，『生理性別』影響現身處境」已經做了說明，下文僅針對雙性愛、同性愛的現身處境加以補充。

### 1. 同性愛無性戀現身處境

華人文化不同性傾向現身處境原本就具備獨特性，男同志常在傳宗接代的壓力之下，選擇偽裝、與父母疏遠、離家 (畢恆達, 2003; 謝文宜等人, 2017)，相對於女同志，社會上對男同志的接納程度較低，孝道文化之下的傳宗接代壓力也較高，雖然無性戀並非無法發生性行為，但為了傳宗接代而發生性行為著實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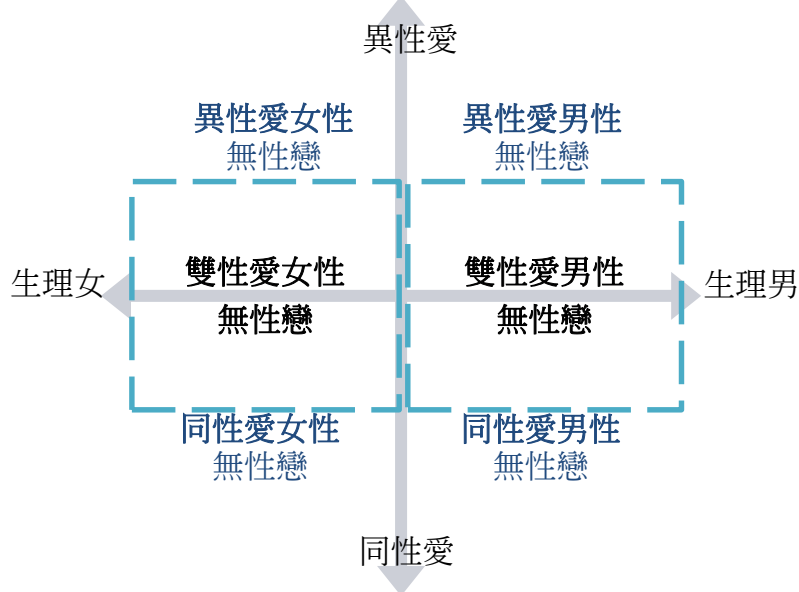




一種壓力，再加上男同志伴侶對「性關係」的開放程度與彈性較高，對於開放式關係或是單一開放式關係常以性關係作為討論議題，伴侶加入第三人性關係以追求刺激，保持關係新鮮感，這也是男同志伴侶可見的選擇（李林，2001），因此，性需求也較高，性是關係的一種連結，同性愛男性無性戀者明顯須與同性戀性傾向的男同志性協商，在現身的處境上較為困難。

圖 2

臺灣無性戀現身處境須同時關注「生理性別」與「浪漫愛」之組合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相對於男同志，華人女同志族群承接傳宗接代使命較低，在傳統社會關係中的現身，常用不說破的「含蓄政治」以爭取時間與空間（胡郁盈，2017），女同志伴侶雙方也常以協助家務、傾聽家庭困擾以爭取雙方家庭的認同（康書榕，2013），在華人家庭以和諧為主的氣氛之下現身處境較為平緩，再加上女同志的性腳本，奠基於情感與心靈交流，性不是至關重要的部分。有大量研究顯示女同志伴侶性行為會隨著交往時間而有頻率遞減的趨勢，許多伴侶甚至沒有性接觸，也有「女同志死床（lesbian bed death）」的說法，雖然諮商專業呼籲須正視女同志性議題的重要性，但女同志伴侶在性行為上較不積極主動是常見的事（劉安真，2017）。因此，也得以想像同性愛女性無性戀者之現身處境較為單純，華人社會對其接納度可能較高。

## 2. 雙性愛無性戀現身處境

多數討論雙性戀現身議題的文獻聚焦於「伴侶次系統」，這是因為雙性戀常陷入「騎牆派或是性關係複雜」汙名裡，容易被貼上「雜交」、「濫交」，要男人也要女人的標籤，成為「雙性戀恐懼症（biphobia）」排擠效應的受害者，而「性別」也讓雙性戀者在現身的選擇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女性雙性戀渴望穩定伴侶次系統而願意現身，坦承真實的自我，關鍵因素在於伴侶支持程度，這會影



響女性的揭露程度；男性雙性戀則正好相反，爲了穩定伴侶次系統，反而不會對伴侶現身，並且會與同性吐露真實的感受，已婚男性雙性戀在情慾上的展現，可能透過交友軟體連結同性性伴侶（侯政男，2019；張雅惠等人，2017；曾漢津、游美惠，2008），由於過去關於 LGBT 的相關研究，多數的文獻聚焦於同性戀族群，雙性戀較爲少數，其他性傾向又更少，故雙性戀之性腳本多元複雜，尚未有足夠的研究能說得清楚，因此在以無性戀爲主體時，暫時還無法發展出清楚的視框，但猜想不同性別的雙性愛無性戀可能也會有處境上的差異。

## 二、「不爲人知」成爲無性戀現身之困境：汙名與性騷擾

Foster 等人（2019）發現無性戀者對於現身的態度具有差異性。部分無性戀者認爲不須現身，另一部分認爲「現身是重要的」因爲要讓無性戀更廣爲人知，這樣可避免未來被視爲是疾病與受到性壓迫。

筆者發現，許多研究裡無性戀陳述，很多人都不曉得無性戀是什麼，需要思考如何解釋，是一件麻煩又困窘的事。王泓亮（2014）的研究中，其中一位同性愛女性無性戀者認爲現身時沒有足夠資訊可以解釋無性戀很麻煩，再加上不清楚伴侶是否可以接受，暫時沒有現身，但受訪者表示不排除未來當資訊充足時，或試圖探索伴侶對無性戀的觀感之後，再選擇是否現身，因此，不爲人知所延伸出來的議題是無性戀現身時的處境。筆者於部分的論壇如 Dcard、無性戀 facebook 社群也看到了相似的討論：面對漫長的解釋也會感到不耐煩而選擇沉默，光是澄清「浪漫愛吸引力」和「性吸引力」就需要耗費多時，不乏有無性戀者直接表示「我懶得解釋」回應現身之非必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Foster 等人（2019）研究團隊發現無性戀是否現身不一定造成其困擾，認爲個體可以視不同現象場的需要，選擇對自己最友善且具備優勢的身分，不一定凸顯出無性戀的位置，研究團隊對這個結果的解釋與無性戀沒有「原型（prototype）」有關，但並未進一步說明原型的意義。筆者認爲「沒有原型」是值得思考的說法，某部分無性戀者以「無」、「低」、「不感受」到性慾爲陳述，難以有一個型態（type）現身，而相對於其他身分，如女性、種族，更容易以外表顯現身分，反而讓無性戀者自然而然地站在「外表明顯」的身分上，而不是無性戀的位置上。

「不爲人知」帶來的另一個困境是病理化思考。Foster 等人（2019）表示，無性戀受訪者現身時必須要承受對方回應「聽起來很奇怪」或「你應該去看醫生」以及「你只是沒有對的或好的性（you just haven't had the right kind of sex）」的情境。臺灣知名 youtuber 冏星人爲同性愛女性無性戀者，他曾以無性戀者的身分現身說法，指出有些人的反應爲「你跟我做過之後，就知道自己不是無性戀了」或「你沒有試過，你怎麼會知道你沒感覺。」，等言論讓人感到無奈，這等同於過去異性戀告訴同性戀說：「你沒有試過和異性交往，你怎麼知道你不喜歡」是一樣的道理（冏星人，2017）。更嚴重的是：由於無性戀現身的過程需要提及對「性」的感覺，這往往會踩在「性騷擾」或容易「被性騷擾」的紅線上。

然而，「不爲人知」也成爲了部分無性戀者強烈的現身動機。有部分無性戀



者認為現身是重要的，原因是要讓更多人了解無性戀是一種性傾向，而不是疾病，這是去汙名的第一步（Foster et al., 2019）。筆者於 BBS「Asexual 版」論壇中一篇主題為「閒聊：關於出櫃」的文章中也看到相似的討論，網友寫著「我一直覺得現身很重要，是讓一般人真實了解到性少數就在身邊最有效快速的方式，所以既然我沒壓力就能出就出。」這個看法是以協助全體無性戀發聲的概念現身，翻轉「不為人知」所帶來的困境，反而以教化或倡議的方式讓大眾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 肆、結語

### 一、認識無性戀：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如前所述，不為人知往往是無性戀身分認同與現身的困境，無性戀並非所有專業人員皆「知其然」，即便是浸潤於性別領域許久的助人工作者也一樣。筆者引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2015 年 7 月 2 日刊載一篇〈無性戀與快樂〉（Asexual and Happy）的報導，作者 Kim Kaletsky 以無性戀身分現身說法：

沒想到我會聽到治療師對我說「我不相信有無性戀，…，通常我會避免衝突，但我的治療師的觀點卻很容易獲勝。」

由上述可見，諮商專業僅有接納同理性少數其實是不夠的，必須得常常更新性別領域的最新資訊，並要「知其所以然」，理解無性戀的發展脈絡，與解構「每一個人都必須有性」的假設，關注無性戀身分認同與現身的處境，必須同時關注「生理性別」與「浪漫愛」交互作用的影響，並理解男性與女性性腳本有所不同，以及對應不同「性傾向」之不同「浪漫愛對象」，其現身處境須考慮相對應性傾向之現身處境與其性腳本的特殊性。另外，也呼籲學界一同探究無性戀與各個次系統的發展，關心無性戀者所生活的世界，進一步投入實徵研究。

### 二、了解華人文化在不同性傾向性腳本之作用力

浪漫愛對象生理性別讓無性戀在社會文化中面臨不同的現身處境和性腳本（詳見上文「（一）異性戀男性與女性性腳本大相徑庭，『生理性別』影響現身處境」、「同性愛無性戀現身處境」、「雙性愛無性戀現身處境」）。諮商專業人員需要了解華人文化在不同性傾向之性腳本之作用力，例如，由於孝道文化，男性有傳宗接代之壓力，須承接社會期待男性在性的表現為勇猛、性需求高，以及主動性強等，而男同性戀與男雙性戀面對親密關係與性的課題，容易以逃避、避免衝突、悶著不說，或是尋找其他出口的方式面對；相對於男性，華人文化對於女性雖可能有傳宗接代的壓力，但是以要生育男嬰為主要目的，並沒有特別關注女性的性需求與對性的期待，文化當中反而對女性沒有性慾望、對性一無所知表達鼓勵與肯定；而女同性戀與女雙性戀面對親密關係與性的課題，會以隱晦試探不說破的方式現身，務求尋得更大的空間做自己。面對華人文化對不同性傾向性腳本之作用力，以和諧為前提來經營關係及伴侶的接納程度，是非異性戀族群現身至關重



要的關鍵，可能也是無性戀現身處境須思考的關鍵。

### 三、反思個人對於親密關係中性之價值觀，以及諮商師承接性議題之能力

諮商專業人員有必要時時反思個人價值觀，尤其是性價值觀，在親密關係中是否認同必須有性的存在，是否能接受親密關係中無性行為，澄清價值觀有助於維護案主的最大利益，試想，若是諮商師的個人價值觀是難以接受親密關係中的低性慾，又沒有經過適當的覺察與反思，於個別諮商或伴侶諮商時，諮商師極可能不自覺地壓迫無性戀者，或與伴侶性慾較高一方同盟，造成當事人受到二度傷害。另外，諮商師有必要於平時提升自己承接性議題之能力，性議題於親密關係中是不可避免之內涵，諮商師必須時常補充性知識，接受減敏感之專業訓練，試想，如果諮商師對談性的態度扭捏，對性議題一知半解，必然會影響當事人在諮商歷程中的自在程度，因此，諮商師必須時常反思性價值觀與承接性議題之能力。

### 四、強烈建議將無性戀列入國、高中性別平等教材

筆者強烈建議，國、高中性別平等教材或性教育應納入「認識無性戀」的單元。無性戀青少年在高中時期接受到的性教材，看到有許多避孕與自我保護的知識，以及健康教育課程中「每個青少年都容易有性衝動」的假設，往往造成他們在上完課之後對自己的性心理反應感到更加困惑。這個建議相似於將「認識同性戀」納入教材的道理，不僅要讓更多學子了解多元性別的可能性，學會尊重與接納，更讓無性戀青少年對於自己的狀態有所了解，有機會加以探索。

### 五、提升諮商專業人員為性少數群體倡導之能力

提升諮商專業人員為性少數群體倡導之能力，是社會正義諮商模式的一種方式。無性戀現身處境包含汙名與性騷擾，然而這並非僅是在諮商室小房間可以解決的現狀，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呼籲諮商專業人員需要積極主動與集體合作，不只在學校發聲，要想讓心理健康工作有更寬廣的架構運作，就要勇於在各個場域指出社會、政治、經濟上的不公不義（葉寶玲，2016）。關於無性戀現身的處境，可以透過社會正義諮商與倡導能力予以改善，從而促進無性戀身心健康。

### 六、呼籲積極投入學術研究，更進一步探究無性戀之未知

目前無性戀的研究寥寥無幾，國內的研究自王泓亮（2014）一篇之後便完全停滯，至今已經 6 年再也沒有學者關注無性戀社群。然而，無性戀社群常常在各個性別運動中用集體式現身的方式倡議，訴求尊重每一個人愛人的形式，不該是以性慾作為主流價值壓迫性少數，同時也在社群內辦理各個講座廣邀民眾參與。無性戀社群的努力需要學術界同步的跟上，由於社群內異質性高，有各式各樣未知小眾待理解，學術界的參與不僅讓無性戀能夠了解自己，也能深化實務工作中有關性別專業的知能。期待各方仍保持對無性戀的關注度，積極探討無性戀族群之各項層面，包括生理、心理以及社會文化層面對其之影響，如此方能讓社會大眾認識及更為接納無性戀族群。





收稿日期：109.02.04

通過刊登日期：109.08.01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AVEN 繁體中文版(無日期):無性戀中文社群。2019年12月30日取自 <http://zh.asexuality.org/zh-hant/%e9%97%9c%e6%96%bc%e7%84%a1%e6%80%a7%e6%88%80/>
- Facebook 繁體中文版(無日期):臺灣無性戀小組 **Taiwan Asexual Group**。2019年12月30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asex.zh>
- 美國精神醫學會(2014):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DSM-5** [臺灣精神醫學會:第一版]。合記經銷。(原著出版年:2013)
- 王向華、邱愷欣(2015):當日本 A 片遇上華人慾望:性別、性相、色情品的文化理論。華藝學術。<http://doi.org/10.6140/AP.9789865663605>
- 王泓亮(2014):無性之愛:性化社會下的無性戀經驗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http://doi.org/10.6832/KMU.2014.00091>
-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05.22)。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00008>
- 朱偉誠(1998):臺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0, 35-62。<http://doi.org/10.29816/TARQSS.199806.0002>
- 李林(2001):男同志伴侶的開放式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http://doi.org/10.6844/NCKU.2011.02389>
- 李佩雯(2018):當「他們」也是「我們」:已出櫃同志與原生家庭之跨群體溝通關係維繫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 8(1), 65-101。<http://doi.org/10.6123/JCRP.2018.003>
- 問星人(2017.10.26):什麼是無性戀?問星人解釋給你聽[影片]。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88ZcgH4WcFg&feature=emb\\_imp\\_woyt](http://www.youtube.com/watch?v=88ZcgH4WcFg&feature=emb_imp_woyt)
- 李銀河(2003)。女性的感情與性。五南圖書。
- 吳志文、葉光輝(2011):雙元自主性的共存與範疇優勢性運作機制:以訊息區辨表現降低共同方法變異。中華心理學刊, 53(1), 59-77。<http://doi.org/10.6129/CJP.2011.5301.04>
- 利翠珊(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以臺北地區年輕夫妻為例的一項初探性研究, 本土心理學, 4, 260-321。<http://doi.org/10.6254/1995.4.260>
- 侯政男(2019):彩虹雲端世界的使用與滿足:臺灣已婚雙性戀男性之行動社交網絡運用及尋求社會支持之關連性研究。性學研究, 10(1), 1-27。[http://doi.org/10.6206/SIS.201907\\_10\(1\).0001](http://doi.org/10.6206/SIS.201907_10(1).0001)



- 胡郁盈 (2017)：從「現身」到「關係」：臺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107-151。http://doi.org/10.6255/JWGS.2017.40.107
- 梁天麗、李采君、李毓君、柯燕婷、許芳菁、許雅雯、程筠、林冠品 (2016)：男同志向父母現身之心理歷程。*弘光學報*，**77**，61-79。http://doi.org/10.6615/HAR.201603.77.06
- 許詩淇、葉光輝 (2019)：華人人際及群際關係主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51**，33-88。http://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2
- 張思嘉、許詩淇、李惟新 (2018)：「新好男人」、「新好女人」？當代華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50**，209-261。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812\_(50).0005
- 張雅惠、陳宇平、劉安真 (2017)：女雙性戀對伴侶出櫃與否之經驗探究。*性學研究*，**7** (2)，1-34。http://doi.org/10.6206/SIS.2017.0702.01
- 畢恆達 (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37-78。http://doi.org/10.6255/JWGS.2003.15.37
- 黃玲蘭 (2005)：從「同性戀認同歷程」談女同志的現身壓力與因應策略。*元培學報*，**12**，35-51。http://doi.org/10.30171/JYUST.200512.0003
- 曾漢津、游美惠 (2008)：試論臺灣雙性戀者的身分認同、社會處境與情慾實踐。*研究臺灣*，**5**，73-105。http://doi.org/10.6456/JTS.200812.0073
- 康書榕 (2013)：女同志伴侶獲得雙方家人接納之歷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http://www.cg.nutn.edu.tw/ntu-dcg/ch/upload/2013120416261633.pdf
- 劉安真 (2017)：同性伴侶關係與諮商。*輔導與諮商學報*，**39** (1)，19-38。
- 葉寶玲 (2016)：多元文化諮商的核心：社會正義諮商。*輔導季刊*，**52** (2)，13-21。
- 謝文宜、曾秀雲、陳雯隆 (2017)：臺灣男同志長期伴侶關係的挑戰。*民生論叢*，**14**，63-90。

英文部分

- Asexualityarchive (n.d.).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9, from <http://www.asexualityarchive.com/asexuality-and-celibacy-whats-the-difference/>
- Bogaert, A. F. (2004). Asexuality: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a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1*(3), 279-287. http://doi.org/10.1080/00224490409552235
- Bogaert, A. F. (2006). Toward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asexualit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0*(3), 241-250. http://doi.org/10.1037/1089-2680.10.3.241



- Bogaert, A. F. (2015). Asexuality: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2*(4), 362-379. <http://doi.org/10.1080/00224499.2015.1015713>
- Brotto, L. A., Knudson, G., Inskip, J., Rhodes, K., & Erskine, Y. (2010). Asexuality: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9*(3), 599-618. <http://doi.org/10.1007/s10508-008-9434-x>
- Carrigan, M. (2011).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sex? Difference and commonality within the asexual community. *Sexualities, 14*(4), 462-478. <http://doi.org/10.1177/1363460711406462>
- Cowan, T., & LeBlanc, A. (2018). Feelings under dynamic description: The asexual spectrum and new ways of be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8*(1), 29-41. <http://doi.org/10.1037/teo0000076>
- Foster, A. B., Eklund, A., Brewster, M. E., Walker, A. D., & Candon, E. (2019). Personal agency disavowe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sexual women of color.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2), 127-137. <http://doi.org/10.1037/sgd0000310>
- Hinderliter, A. C. (2009). Methodological issues for studying asexuality. *Archives Sexuality Behavior, 38*(5), 619-621. <http://doi.org/10.1007/s10508-009-9502-x>
- Kim Kaletsky (2015). *Asexual and Happy*.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July 2, 2015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5/07/05/fashion/asexual-and-happy.html>
- Prause, N., & Graham, C. (2007). Asexuality: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Archives of Sex Research, 36*(3), 341-356. <http://doi.org/10.1007/s10508-006-9142-3>
- Scherrer, K. S. (2008). Coming to an asexual identity: Negotiating identity, negotiating desire. *Sexualities, 11*(5), 621-641. <http://doi.org/10.1177/1363460708094269>
- Simon, W., & Gagnon, J. H. (1984). Sexual scripts. *Society, 22*, 53-60.
- Yule, M. A., Brotto, L. A., & Gorzalka, B. B. (2015). A validated measure of no sexual attraction: The asexuality identification scal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7*(1), 148-160. <https://doi.org/10.1037/a0038196>



# **A Research on the Disclosure Situation of Taiwanese Asexual people in Ethnic Chinese Culture**

Ting-Hsuan Lee

## **Abstract**

Taiwan's sovereign independence, academic freedom, and advanced gender consciousness led to the passage of Act for Implementation of J.Y. Interpretation No. 748 in 2019. It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However, in ethnic Chinese culture, Taiwan is a special existence where filial pie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personal needs in pursuit of social harmony. Independent of heterosexuality, homosexuality, and bisexuality, asexual is the fourth sexual orientation, which has never been known and understood.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outlines the situation of Taiwanese asexual people coming out in ethnic Chinese culture.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the asexual commun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desire and romantic lo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exual and various sub-system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Taiwan's Asexual people coming out in ethnic Chinese Culture, two viewpoints are as below: Firstly, the disclosure of Taiwanese asexual people should be involved in sex scripts of 'gender' and 'romance'.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male and female sex scripts has an impact on the disclosure of the asexual people in Taiwan, so do the various sex scripts of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 Secondly,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spawns difficulties, such as stigmatization or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disclosure of Taiwanese asexual people.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counselors and sexual equality advocate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1)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asexuality: know what it is and know why it is as a result; (2)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sex scrip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thnic Chinese culture; (3) to reflect on personal value and ability to deal with sex and gender issues; (4) to highly recommend that understanding of asexuality should be incorporate into middle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on gender equality and sex education; (5)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 of counselling professionals for supporting sexual minorities; (6) to call on more efforts into academic research to take a further step for exploration of asexuality.

**Keywords: asexual, Chinese culture, coming out, identity, Taiwan**

---

Ting Hsuan Le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ee\_ting\_hsuan@yahoo.com.tw)

